

在文川网  
doosriver 文川网  
入驻商家  
古籍书城  
获取更多电子书

# 新編諸子集成

(第一輯)

中華書局

新語

校注

新編諸子集成（第一輯）

新語校注

王利器撰

中華書局

**新語校注**

王利器撰

\*

**中華書局出版**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)

**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**

**北京懷柔縣東茶壩印刷廠印刷**

\*

850×1168毫米 1/32·8<sup>3</sup>/<sub>4</sub> 印張·144千字

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0,001—6,500冊

統一書號：2018·259 定價：1.70元

## 新編諸子集成出版緣起

子書是我國古籍的重要組成部分。最早的一批子書產生在春秋末到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中，其中不少是我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珍貴結晶。秦漢以後的整個封建社會中，還有不少思想家和學者寫過類似的著作，其中也不乏優秀的作品。

五十年代，中華書局修訂重印了建國前由原世界書局出版的諸子集成。這套叢書彙集了清代學者校勘、注釋子書的成果，較爲適合學術研究的需要。但其中未能包括近幾十年特別是建國後一些學者整理子書的新成果，所收的子書種類不夠多，斷句、排印尚有不少錯誤，決定重新編輯出版一套新編諸子集成。

新編諸子集成收入先秦到唐五代的子書，着重選收與哲學、思想史的研究關係較密切的。個別不屬於子部的書如班固的白虎通義，因與哲學、思想史的研究關係較密切，也擬選人（用清陳立疏證）。

全書將分兩輯出版。

第一輯所收子書與舊本諸子集成略同，是一般研究者經常要閱讀或查考的書。每一種都選擇到目前爲止較好的注釋本。極少數尚無注釋本的，另行注釋。有的書兼收數種各具優長的注本。爲

保持體例基本一致，除個別書外，一般只收用文言或淺近文言撰寫的注本。各書正文、注文一律加以新式標點，校正版刻或排印錯誤。

第二輯收集第一輯之外的其它子書。其中大部分沒有現成注本，凡有必要進行注釋的，應加注釋；其餘的選擇較好的版本進行點校。這一輯中有不少是殘闕或散佚的書，整理時區別不同情況，有的選取較好的現成輯本，有的要進行補輯或重輯。

子書中有一部分是偽書或被懷疑爲偽書。凡產生時代較早，在歷史上發生過一定影響，對研究某些問題還有一定參考價值的，擬酌量選入。

本書第一、二兩輯均擬先出版平裝本，每種單獨定價，陸續發行，全部出齊後再出版精裝合訂本。平裝本每種書後均附有本輯擬目，以便讀者了解這一套書的概貌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

一九八二年一月

## 前言

元人胡助、陸賈贊寫道：

乃公天下，馬上得之；每奏新語，輒爲解頤。縱橫餘風，遊說奇術，臣服尉佗，交歡平、勃。〔一〕  
於陸賈行事之可考見者，作了全面的肯定。在胡助之前，楊雄、法言、淵騫篇寫道：

言辭：婁敬、陸賈。

李軌注：「陸賈說尉佗爲漢臣，又作新語，高祖善之。」漢書刑法志寫道：

漢興，高祖躬神武之材，行寬仁之厚，總摯英雄，以誅秦、項；任蕭、曹之文，用良、平之謀，聘陸、酈之辯，明叔孫通之儀，文武相配，大略舉焉。

又陸賈傳贊寫道：

陸賈位止大夫，致仕諸呂，不受憂責，從容平、勃之間，附會將相，以彊社稷，身名俱榮，其最優乎！

又叙傳上載班固答賓戲寫道：

近者，陸子優繇，新語以興。〔二〕

又叙傳下寫道：

賈作行人，百越來賓。從容風議，博我以文。

師古注引李奇曰：「作新語也。」王充論衡書解篇寫道：

高祖既得天下，馬上之計未敗，陸賈造新語，高祖粗納采。呂氏橫逆，劉氏將傾，非陸賈之策，帝室不寧。蓋材知無不能，在所遭遇，遇亂則知有功，有起則以其材著書者也。

文選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寫道：

相國鄧文終侯蕭何，……太中大夫楚陸賈，……右三十一人，與定天下，安社稷者也。頌

曰：……抑抑陸生，知言之貫，往制勁越，來訪皇漢。附會平、勃，夷凶翦亂，所謂伊人，邦家之彥。

師古注：「漢書：『武詔曰：詩云：九變復貫，知言之選。』應劭曰：『言變政復禮，合於先王舊貫。選，善也。』」又潘安仁西征賦寫道：

陸賈之優游宴喜。

舉以與蕭、曹、魏、邴之相，辛、李、衛、霍之將，以及蘇武、張騫、金日磾、司馬長卿、王子淵、楊子雲、司馬遷、劉子政、劉子駿、趙廣漢、張敞、王遵、王章、王駿、于定國、張釋之、汲長孺、鄭當時、終軍、賈誼等相提並論。又寫道：

或從容附會，望表知裏。

李善注：「謂陸賈也。」司馬貞史記索隱陸賈傳述贊寫道：

陸賈使越，尉佗懾怖。相說國安，書成主悟。

如上來所述，陸賈之於漢家，風雲際會，有「定天下，安社稷」之功，然而位不過太中大夫，始終沒有列入功臣名次，如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、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，漢高作十八侯位次，以及漢高時候百四十七人，高后時十二人，孝文時十人，都未得廁身其間，難道亦如李少卿所說的「漢亦負德」嗎？嘗試思之，陸賈於漢王則爲客，繼於諸呂時卽致仕，史、漢所表功臣，都以軍功論，而陸賈無軍功，與賈合傳之酈食其，史記載：「高祖舉列侯功臣，思酈食其，食其子疥，數將兵，功未當侯，上以其父故，封疥爲高梁侯。」漢書張良傳：「漢六年，封功臣，良未嘗有戰鬪功，高帝曰：『運籌策帷幄中，決勝千里外，子房功也。』自擇齊三萬戶。」這都是無軍功不當侯之的證。還有一事，和陸賈更爲有關的，就是「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，項王至，……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。項王弗聽。漢復使侯公往說項王，項王乃與漢約：中分天下，割鴻溝以西者爲漢，鴻溝而東者爲楚。項王許之，卽歸漢王父母妻子。軍皆呼萬歲。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。」說項王歸太公、呂后，陸生說弗聽，而侯公說許之，相形見絀。事非軍功，然而，侯公因此得封平國君，而陸賈恐因此而終身難封了。考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，諸以客從而受封的，計有：呂澤、呂釋之、蕭何、王陵、張蒼、林執、高邑、任敖、冷耳、劉襄等十人；與陸賈合傳之酈食其，亦以客從，說齊歷下，齊以爲賣己，把他鼎烹了，及漢定天下，猶封其子爲高梁侯。陸賈亦以客從，而未見封，何也？原來春秋、戰國以還，養客之風盛行，呂氏春秋觀世篇寫道：「越石父曰：『夫子禮之，敢不敬從。』晏子遂以爲客。俗人有功則德，德則驕。今晏子功免人於阨矣，而反屈下之，其去俗亦遠矣。」高誘注：「客，敬。」這件事又見於史記管晏列傳、晏子春秋雜上、新序節士篇，「客」都作「上客」。史

記孫子傳：「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，……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，威王問兵法，遂以爲師。其後，魏伐趙，趙急，請救於齊，齊威王欲將孫臏，臏辭謝曰：『刑餘之人不可。』於是乃以田忌爲將，而孫子爲師，居輜車中，坐爲計謀。」又樂毅傳：「於是爲魏昭王使於燕，燕王以客禮待之，樂毅辭讓，遂委質爲臣，燕昭王以爲亞卿。」由於客之出現，於是相應而出現了客籍，戰國策楚策寫道：「汗明見春申君，……春申君曰：『善。』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，五日一見。」著客籍，明其非委質爲臣者比，故燕昭王先以客禮待樂毅之後，樂毅乃委質爲臣。所謂客，其身份蓋在師友之間，僅有主客之誼，而無君臣之分。呂氏春秋舉難篇寫道：「魏文侯師子夏，友田子方，敬段干木，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。」又察賢篇寫道：「魏文侯師卜子夏，友田子方，禮段干木，國治身逸。」一則曰敬，再則曰禮，俱謂視爲上客，這就是高誘以敬釋客之故了。漢書枚乘傳：「乘久爲上國大賓，與美俊並游。」這更是陸賈致仕後游漢廷公卿間的寫照。陸賈蓋初以客從漢高，平天下而無軍功，其後，奉使南越，歸拜太中大夫，始登仕籍。呂太后用事，致仕家居，以此游公卿間。文帝時又爲太中大夫，往使尉佗，令去黃屋稱制，比於諸侯。陸賈兩使南越，俱爲太中大夫。案續漢書百官志二，光祿大夫本注：「凡大夫、議郎，皆掌顧問應對，無常事，唯詔命所使。」這當是併下文太中大夫而言。陸賈兩使南越，先者後拜太中大夫，後者先爲太中大夫，卽太中大夫掌應對，唯詔命所使之證也。詩經鄘風定之方中毛傳言「九能之士」寫道：「故建邦能命龜，田能施命，作器能銘，使能造命，升高能賦，師旅能誓，山川能說，喪紀能誄，祭祀能語。君子能此九者，可謂有德音，可以爲大夫。」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寫道：「傳曰：『不歌而誦謂之賦；登高能賦，可以爲大夫。』言感物造端，材

知深美，可與圖事，故可以爲列大夫也。古者，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，以微言相感，當揖讓之時，必稱詩以諭其志，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。故孔子曰：『不學詩，無以言。』蓋古者誦詩三百，足以專對，登高能賦，謂壇坫之上，折衝尊俎之間，能賦詩以明志，故可以爲大夫。漢以太中大夫爲應對使者，蓋亦本之古義，與毛傳合，正義乃謂『升高有所見，能爲詩，賦其形狀，鋪陳其事勢也。』若如所言，則與山川能說，有何區別？有以知其不然也。

新語，漢書藝文志未著錄，而諸子略儒家有陸賈二十三篇，我認爲新語當在其中。兵書略兵權謀家，漢書藝文志著錄「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」，本注：「省伊尹、太公、管子、孫卿子、鶡冠子、蘇子、蒯通、陸賈、淮南王三百五十九種，出司馬法人禮也。」班志本七略成書，七略兩載者，班志省之，因而有所出入。劉奉世謂「種」當作「篇」，是。七略兩載，班志既省之，又復詳其出入，這都是爲了明辨學術流別。兵權謀家所省之陸賈，謂出之兵權謀而人之儒家，則所省的當爲十一篇；省併後之陸賈二十三篇，既有新語，又有陸賈兵法〔六〕，單不足以舉，故統謂之陸賈。漢志儒家又有劉敬三篇，劉敬亦嘗奉使匈奴，結和親約。又詩賦略陸賈賦之屬有朱建賦二篇。漢書以酈食其、陸賈、朱建、婁敬〔七〕合傳，雖本之史記之以酈、陸合傳，然而又有新的內容了。史記酈生陸賈傳贊寫道：「余讀陸生新語十二篇，固當世之辯士。」世或以此少之。今案：漢書酈陸劉叔孫傳贊也道：「高祖以征伐定天下，而縉紳之徒，聘其知辯，並成大業。」顏師古注：「縉紳，儒者之服也。」則謂陸賈諸人以儒者而從事辯說，這是戰代百家爭鳴的流風餘韻，孟子自稱：「予豈好辯哉！」〔八〕史記鄒陽傳上書自明寫道：「夫以孔、墨之辯，不能自免於讒

諛。〔九〕又寫道：「挾伊、管之辯。」文選李蕭遠運命論寫道：「以仲尼之辯也，而言不行於定、哀。」然則所謂聖賢豪杰之士，也還是好辯嘛，辯那裏可以「少之」？何況辯也有所分辨呢！

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著錄：屈原賦之屬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，陸賈賦之屬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，荀卿賦之屬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，雜賦之屬十二家二百三十篇。陸賈賦之屬，著錄陸賈賦三篇，若枚皋、朱建、莊忽奇、嚴助、朱買臣、劉辟疆〔一〇〕、司馬遷、嬰齊、臣說、臣吾、蘇季、蕭望之、徐明、李息、淮陽憲王、楊雄、馮商、杜參、張豐、朱宇之屬屬之，而以陸賈爲初祖。論衡書解篇寫道：「漢世文章之徒，陸賈、司馬遷、劉子政、楊子雲，其材能若奇，其稱不由己。」文心雕龍詮賦篇寫道：「秦世不文，頗有雜賦，漢初詞人，順流而作，陸賈扣其端，賈誼振其緒。」又才略篇寫道：「漢室陸賈，首發奇采，賦孟春而進新語〔一一〕，其辨之富矣。」蓋陸賈賦之屬，是以說辭爲宗，和縱橫家言頗爲相似。漢書楊雄傳載雄解嘲寫道：「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也，必推類而言，極麗靡之辭，閎侈鉅衍，競於使人不能加也，既乃歸之於正，然覽者已過矣。」〔一二〕又司馬相如傳贊載楊雄之言有道：「靡麗之賦，勸百而風一，猶騁鄭、衛之聲，曲終而奏雅。」楊雄賦是列於陸賈賦之屬的，陸賈賦如今是見不到了，然而，從陸賈新語的習用儷詞韻語〔一三〕，以及楊雄之一再強調「麗靡」，結合起來看，則於陸賈賦之爲賦思過半矣。

班固答賓戲寫道：

近者，陸子優遊，新語以興。董生下帷，發藻儒林。劉向司籍，辨章舊聞。楊雄覃思，法言太玄。皆及時君之門闈，究先聖之盡奧，婆娑乎術藝之場，休息乎篇籍之囿，以全其質而發其文，用

納乎聖德，烈炳乎後人，斯非亞與！

班固言西漢學術，是把陸賈和董仲舒、劉向、楊雄相提並論的。王充論衡案書篇寫道：

新語陸賈所造，蓋董仲舒相被服焉，皆言君臣政治得失。言可采行，事美足觀，鴻知所言，參貳經傳，雖古聖之言，不能過增。陸生之言，未見遺闕；而仲舒之言零祭可以應天，土龍可以致雨，頗難曉也。

王充者，「冠倫大才」，「謝夷吾薦王充寫道：「充之天才，非學所加，雖前世孟軻、孫卿，近漢楊雄、劉向、司馬遷，不能過也。」吾作問孔、刺孟諸篇，歷詆古今，不稍假借，而獨於陸賈推許備至，至謂「雖古聖之言，不能過增」。今陸賈書不可得窺全豹矣，就是從現存的新語加以考察，而知王充之言，不是言過其實。新語道基篇寫道：「後世衰廢，於是後聖乃定五經，明六藝。」又寫道：「聖人防亂以經藝。」又術事篇寫道：「校修五經之本末。」又懷慮篇寫道：「世人不學詩、書，行仁義，尊聖人之道，極經義之深。」又本行篇寫道：「表定六藝，以重儒術。」他鼓吹儒家經藝，想以此潤色鴻業，但又不像董仲舒那樣，暖姝於一先生之言，定儒術於一尊，有礙百家爭鳴，有礙學術思想的正常發展。他在術事篇寫道：「書不必起仲尼之門。」陸賈其人，漢志人之儒家，而對於儒家的「尊師仲尼」，竟如此大放厥詞，肆言無忌。陸賈認爲制事之道，「因世而權行」，儒家也不過是九流之一家而已。王充指出董仲舒被服新語，謂「陸賈之言，未見遺闕，而仲舒之言零祭可以應天，土龍可以致雨，頗難曉也」，於董仲舒頗有微辭，豈非以其把陰陽五行之說附會於儒家，如漢志所云「儒者之辟者，又隨時抑揚，違離道本」嗎？陸賈之學，蓋

出於荀子。鹽鐵論毀學篇：「李斯與包邱子俱事荀卿。」漢書楚元王交傳：「交與申公受詩浮邱伯。伯者，孫卿門人也。」孫卿即荀卿，浮邱伯即包邱子。蓋荀卿適楚，因家蘭陵。陸賈，楚人也，與浮邱同時相善，因而聞風相悅，私淑<sup>二</sup>相聞，這是意料中事。因之，陸賈在新語資質篇寫道：「鮑丘之德行，非不高於李斯、趙高也，然伏隱於蒿廬之下，而不錄於世，利口之臣害之也。」鮑丘即包邱子，蓋陸賈與鮑丘游，因以得聞荀子之說於鮑丘，故其書有不少可以印證荀子之處。術事篇寫道：「善言古者合之於今，能述遠者考之於近。」此即本之荀子性惡篇：「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。」節猶驗也，漢書董仲舒傳作「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」。說本王引之。同篇又寫道：「世俗以爲自古而傳之者爲重，以今之作者爲輕，淡於所見，甘於所聞。」此即荀子法後王之說也。荀子不苟篇寫道：「百王之道，後王是也。君子審後王之道，而論於百王之前，若端拜而議。」又非相篇寫道：「欲觀聖王之跡，則於其粲然者矣，後王是也。後王者，天下之君也，舍後王而道上古，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。」又儒效篇寫道：「法後王，一制度，隆禮義而殺詩、書。」又王制篇寫道：「王者之制，道不過三代，法不貳後王。道過三代謂之蕩，法貳後王謂之不雅。」法後王這一命題，實爲社會發展的真諦，文學遺產的精華。司馬遷於史記六國年表寫道：「傳曰法後王，何也？以其近己，而俗變相類，議卑而易行也。學者牽於所聞，見秦在帝位者淺，不察其終始，因舉而笑之，不敢道，此與以耳食無異，悲夫！」陸生在明誠篇寫道：「堯、舜不易日月而興，桀、紂不易星辰而亡，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。」此本之荀子天論，天論篇寫道：「天行有常，不爲堯存，不爲桀亡。」又寫道：「治亂天耶？曰：日月星辰瑞曆，是禹、桀之所同也。禹以治，桀以亂，治亂非時也。」這

是偶合嗎？不是的，由於陸賈之於荀子，耳濡目染已久，從而借書於手，那就不啻若自其口出了。荀子還是穀梁先師，戴彥升陸子新語序寫道：

本書凡兩引穀梁傳，至德篇末「故春秋穀（下缺）」，似引傳說魯莊公事而缺其文。考漢書儒林傳：「申公，魯人也，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，受詩。」又云：「申公以詩、春秋授，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。」又云：「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于魯申公。」楚元王交傳：「少時，嘗與魯穆生、白生、申公同受詩于浮邱伯。伯者，孫卿門人也。」夫穀梁家始自江公，而江公受之申公，申公受之浮邱伯，浮邱伯爲孫卿門人，今荀子禮論、大略二篇具穀梁義，則荀卿穀梁之初祖也。荀卿晚廢居楚，陸生楚人，故聞穀梁義歟？鹽鐵論：「包邱子與李斯俱事荀卿。」本書資賢「包邱子」之德行，非不高於李斯、趙高也，然伏隱於蒿廬之下，而不錄於世。」鮑邱卽包邱子，卽浮邱伯也。楚元王傳注：「服虔曰：『浮邱伯，秦時儒生。』」陸生蓋嘗與浮邱伯游，故稱其德行，或卽受其穀梁學歟？辨惑篇說夾谷之會事，與穀梁定十年傳大同。至德篇說齊桓公遣高子立僖公事，本穀梁閔二年傳。懷慮篇言魯莊公不能存立子糾，亦本穀梁莊九年傳。可徵陸生乃穀梁家矣。故所述楚漢春秋，向、歆人之春秋家。但輔政篇說鄭儋歸魯，至德篇說臧孫辰請糴，明誠篇說衛侯之弟鱄出奔晉，今穀梁傳無此義。道基篇所引傳曰：「仁者以治親，義者以利尊。」今穀梁傳亦無此二語。彥升案：穀梁之著竹帛，雖不知何時，而出自後師。陸生乃親受之浮邱伯者，實穀梁先師。古經師率皆口學，容有不同，如劉子政說穀梁義，亦有今傳所無者，可證也。或乃以穀梁傳爲賈所不及見，既昧乎授受之原，

且亦不檢今傳文矣。本傳言「時時前說稱詩、書」，而本書多說春秋，穀梁微學，藉以存焉。論語、孝經亦頗見引，蓋所謂「游文六經之中，留意於仁義之際，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宗師仲尼，以重其言」者，生書有以當之。

今案戴氏之言是也。其揭陸氏爲穀梁學，尤微至。現在還可以補二事，以證成其說。道基篇寫道：「伯姬以義建至貞。」又寫道：「美女以貞顯其行。」伯姬事見穀梁傳襄公三十年，傳曰：「伯姬之舍失火，左右曰：『夫人少辟火乎？』伯姬曰：『婦人之義，傅母不在，宵不下堂。』」伯姬曰：『婦人之義，傅母不在，宵不下堂。』左右又曰：『夫人少辟火乎？』伯姬曰：『婦人之義，保母不在，宵不下堂。』遂逮火而死。婦人以貞爲行者也」云云。這是陸賈用穀梁義。又明誠篇寫道：「聖人察物，無所遺失，上及星辰日月，下至鳥獸草木昆蟲，□□□□之退飛，治五石之所隕，所以不失纖微。」尋穀梁春秋僖公十六年：「六鷁退飛。」傳曰：「子曰：『石無知之物，故日之。鷁，微有知之物，故月之。君子之於物，無所苟而已。石鷁猶且盡其辭，而況於人乎？』」這也是用穀梁義。這些都足以證明穀梁未立學之前，民間早已傳授其書，而陸賈特其佼佼者耳。黃震道：「漢初諸儒，未有賈比。」三當趙政焚書坑儒之餘，劉邦不重儒生溺儒冠之際，而陸賈進新語，每奏一篇，未嘗不稱善，左右呼萬歲，後來過魯，又以太牢祠孔子，三以詩經爲訓以教的申公，「以弟子從師人見高祖於魯南宮」。三漢高對儒家的態度，前後判若兩人，陸生時時前稱說詩、書，無疑會或多或少發生一些影響的。古文苑卷十載漢高祖手敕太子文寫道：「吾遭亂世，當秦禁學，自喜，謂讀書無益。洎踐祚以來，時方省書，使人知作者之意，追思昔所行，多不是。」漢高自道其昨非今是之所得，則陸賈啟沃之功，不啻

若自其口出矣。黃震道：「賈庶幾以道事君者。」巴今從新語一書去考察，陸賈者，蓋兼儒、道二家，而為漢代學術思想導乎先路者也。陸賈傳穀梁，私淑荀子，然於學術不專主孔氏，前舉「書不必起於仲尼之門」一語，即其明證。故其書於輔政之後，即進說無為。他寫道：「無為者乃有為者也。」大倡清靜無為之治。其精義所在，就是要求：人君在上而無為，百官在下而有為。蓋為政之要，人不侵官，官不離局，陳力就列，各守其職，自然家給人足，安居樂業，垂拱無為而天下治矣。姜宸英黃老論寫道：

漢自曹參為齊相，奉蓋公，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，其後相漢，遂遵其術，以治天下，一時上下化之。及於再世，文帝為天子，竇太后為天下母，一切所以為治，無不本於黃、老，故其效至於移風易俗，民氣素朴，海內刑措，而石奮、汲黯、直不疑、司馬談、田叔、王生、樂鉅公、劉辟疆父子之徒，所以修身齊家，治官蒞民者，非黃、老無法也。〔三〕

案：姜氏之言亦既有倫有脊矣，惜其不賅不備，僅及西京而止，不足以全面地考見黃、老之學在兩漢之影響於政治生活和人民願望各方面，今試為充其類而言之。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道家有老成子十八篇，元和姓纂三十二皓：「老成子，賢人，裔孫老成方，仕宋為大夫，著書十篇，言黃、老之道。」又云：「老城氏，或為考城氏。考城子，古賢人也，著書述黃、老之道。列子有考城子，幼學於尹先生。」案：今本列子周穆王篇作老成子。史記孟子荀卿列傳：「慎到、田駢、接子、環淵皆學黃、老道德之術。」荀子解蔽篇注：「慎子本黃、老，歸刑名，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。」史記老子韓非列傳：「申子之學，本於黃、老，而主刑名。」又曰：「韓非者，韓之諸公子也，喜刑名法術之學，而其歸本於黃、老。」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名家：

「尹文子十篇。」容齋續筆十四引劉歆曰：「其學本於黃、老。」又小說家：「宋子十八篇。」本注：「孫卿道宋子，其言黃、老意。」案：荀子正論篇引子宋子。太平御覽五一〇引嵇康高士傳：「河上公不知何許人也，……安丘先生等從之，修其黃、老業。」漢書楚元王傳：「劉德修黃、老術。」史記田叔傳：「叔學黃、老術於樂巨公。」漢書田叔傳作樂鉅公，太平御覽五〇七引皇甫士安高士傳同。史記樂毅傳：「樂氏之族有樂臣公，善修黃帝、老子之言，顯聞於齊，稱賢師。」集解：「臣一作巨。」太平御覽五〇一引道學傳亦作樂臣公，作臣者，巨字形近而誤。史記曹相國世家：「聞膠西蓋公善治黃、老言，使人厚幣請之。」又見漢書曹參傳及前漢紀五。史記陳丞相世家贊：「平少時，本好黃帝、老子之術。」又見漢書陳平傳。前漢紀九：「直不疑，南陽人也，好黃、老術，隱名迹。」史記、漢書直不疑傳都作「學老子言」。史記、漢書龜錯傳：「鄧先子章，以修黃、老言，顯於諸公間。」史記、漢書張釋之傳：「王生者，善爲黃、老言。」又見前漢紀八及太平御覽五〇七引皇甫士安高士傳。史記汲黯傳：「黯學黃、老言，治官理民好清靜。」漢書汲黯傳無「理」字。史記、漢書鄭當時傳：「當時好黃、老言。」史記太史公自序集解：「徐廣曰：『儒林傳曰：黃生好黃、老之術。』」今史、漢儒林傳俱無此文。漢書司馬遷傳：「司馬談習道論於黃子。」傳贊：「論大道則先黃、老而後六經。」後漢書班彪傳：「其略論曰：遷之所記，……其論術學，則崇黃、老而薄五經。」注：「遷叙傳曰：『道家使人精神專一，動合無形，瞻足萬物。』此謂崇黃、老也。」漢書楊王孫傳：「楊王孫者，孝武時人也，學黃、老之術。」又見華陽國志十下漢中士女。史記日者列傳褚先生曰：「夫司馬季主者，楚賢大夫，游學長安，道易經，術黃帝、老子，博聞遠見。」太平御覽六六六引抱朴子：「安丘望之字仲都，京兆

長陵人也，修尚黃、老，漢成帝重其道德，帝宗師之。」後漢書蔡邕傳：「六世祖勳，好黃、老，平帝時爲郿令，……不仕新室。」又桓帝紀：「祠黃、老於濯龍宮。」又襄楷傳：「又闕宮中立黃、老、浮屠之祠。」又循吏王渙傳：「延熹中，桓帝事黃、老道。」後漢紀一：「任光好黃、老，爲人純厚。」後漢書任隗傳：「隗少好黃、老，清靜寡欲。」又鄭均傳：「均少好黃、老。」又見東觀漢記十八。後漢書楊厚傳：「厚修黃、老，教授門生，上名錄者三千餘人。」又樊準傳：「父端，好黃、老言，清潔少欲。」又光武十王傳：「楚王英晚節更喜黃、老學，爲浮屠齋戒祭祀。……詔報曰：『楚王誦黃、老微言，尚浮屠之仁祠。』」又皇甫嵩傳：「鉅鹿張角，自稱大賢良師，奉事黃、老道。」又劉表傳注引零陵先賢傳：「劉先字始宗，博學強記，尤好黃、老言。」又方術折像傳：「像好黃、老言。」又逸民矯慎傳：「慎少好黃、老。」又見皇甫謐高士傳下。通前後兩漢統計共得三十事，至文帝母子好黃、老之記載見於本紀、志、傳者，尤爲數見不鮮，不及一一列舉。而史僅載辟彊之子劉德修黃、老術，不言辟彊也修黃、老術，姜氏乃以父子相提並論，真可謂鹵莽滅裂了。論衡自然篇寫道：「問曰：『人生於天地，天地無爲；人稟天性者，亦當無爲；而有爲，何也？』曰：『至德純渥之人，稟天氣多，故能則天自然無爲；稟氣薄少，不遵道德，不似天地，故曰不肖。不肖者，不似也。不似天地，不類聖賢，故有爲也。天地爲鑪，造化爲工，稟氣不一，安能皆賢？賢之純者，黃、老是也。黃者，黃帝也；老者，老子也。黃、老之操，身中恬澹，其治無用；正身共己，而陰陽自和；無心於爲，而物自化；無意於生，而物自成。』又對作篇寫道：『衛驂乘者，越職而呼車，惻怛發心，恐上之危也。』夫論說者，閱世憂俗，與衛驂乘者同一心矣。愁精神而幽魂魄，動胸中之靜氣，賊年損壽，無益於性，禍重於顏回，違黃、老之

教，非人所貪，不得已，故爲論衡，文露而旨直，辭姦而情實。」由此看來，則王充之被服黃、老，可謂至矣盡矣。在那時，稱黃、老之術爲黃、老道，稱其書爲黃老經〔二七〕，天下滔滔，一時風靡，因之，後來以「道濟天下之溺」自任的韓愈，一再驚歎「黃、老於漢」〔二八〕。姜宸英之文於是論其所以又寫道：

蓋漢當秦焚書之後，詩、書放失，其一時之人，心志耳目，蕩焉無所寄，而黃、老之教，不言而躬行，縉紳先生之所以口傳而心授者，所在皆是，則乘其隙而用之，以施於極亂思治之後，故其致理之盛，幾及於古淳之風。

我認爲還可以作進一步的探索。蓋圓顛方趾之倫，林林總總，莫不以安居樂業爲嚮向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馴至老死不相往來，因而小國寡民的思想，深中人心，這就是黃、老清靜無爲之治之所以能在泱泱中華，傳之歷世而不衰的要害所在。南史隱逸褚伯玉傳寫道：「孔、老教俗爲本。……道出於華，豈非華風本善耶？」從適合國情、深中人心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，所以能一針見血，一語道破了。蓋內聖外王〔二九〕之道，亦儒亦道之教，這是中國二千年來封建統治階級治國平天下之所倚爲左右手者也。陸賈既繼輔政之後，進說無爲，也就是開宗明義之旨，又於思務篇稱引老子，則陸賈於時代薰陶之中，師友哺育之下，他之受黃、老之道的影響，不是顯而易見了嗎？

史通雜說上寫道：

劉氏初興，書唯陸賈而已，子長述楚、漢之事，譬夫行不由徑，出不由戶，未之聞也。

我在作楚漢春秋鈎沈過程中，認識到司馬遷之纂修太史公書〔三〇〕，實以此書爲第一手材料之一。文選

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注：「楚漢春秋曰：『漢已定天下，論羣臣破敵禽將，活死不衰，絳灌、樊噲是也。』」  
功成名立，臣爲爪牙，世世相屬，百世無邪，絳侯周勃是也。」然「絳灌自一人，非絳侯與灌嬰。」尋漢書  
禮樂志：「至文帝時，賈誼……迺草具其儀，天子說焉；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，故其議遂寢。」注：「師古  
曰：『舊說以爲絳謂絳侯周勃也，灌謂灌嬰也；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，別有絳灌，疑昧之文，不可明也。』」  
又陳平傳：「漢王聞之，愈益幸平，遂與東伐項王，至彭城，爲楚所敗，引師而還，收散兵，至滎陽，以平爲  
亞將，屬韓王信，軍廣武。絳灌等或讒平曰：『云云，注：』師古曰：『舊說云：絳、絳侯周勃也；灌、灌嬰也。  
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，別有絳灌，疑昧之文，不可據也。』今案：周勃之封絳侯，是以「從高祖擊燕王臧  
荼，破之易下，所將卒當馳道爲多」，而絳灌讒平之日，周勃尚未封侯，則絳灌實別一人，何疑昧之  
有？況鑄一詞而一稱侯一稱姓，也未免太彘扭了。元和姓纂八四絳：「絳，絳縣老人之後。」絳縣老人見  
左傳襄公三十年。廣韻四絳：「絳，又姓。」則絳之爲姓，文獻足徵，惜姓纂、廣韻都沒有引此爲證。而章  
定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四二乃云：「絳，晉人絳縣老氏之後。」竟以「絳縣老人」誤爲「絳縣老氏」，等之自  
節，可以無譏矣。由絳灌一事觀之，則楚漢春秋一書還可以訂正史、漢的缺誤。後漢書班彪傳寫道：  
「漢興，定天下，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，作楚漢春秋九篇。」尋史記項羽本紀：「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  
公，項王弗聽。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，項王乃與漢約：中分天下，割鴻溝以西者爲漢，鴻溝而東者爲  
楚。項王許之，即歸楚三分天下。」注：「陸賈說項王請太公，項王許之，即歸楚三分天下。」  
封之，乃肯見，曰：此天下之辨士，所居傾國，故號平國君。」按：說歸太公、呂后，能和平邦國。」說項王歸

太公、呂后事，陸賈實在有辱君命。現在雖然僅見侯公說項王一節，必然是陸賈無功，才命侯公復往而踵成之。則陸賈之記此事，必然要詳其本末，可以想見，當其秉筆直書之時，必然不會爲己之失敗而掩飾，則其史德，亦足以風人矣。因之，我在校注新語之餘，又把楚漢春秋作爲附錄，以爲尚論古人之助。

本書以浮溪精舍刻宋翔鳳校本爲底本，校以明李廷梧刻本、子彙本、程榮刻漢魏叢書本、兩京遺編本、天一閣刻本、清王謨刻漢魏叢書本及唐晏注本、傅增湘校本，又明人選刻之諸子折衷、諸子彙函、諸子拔萃、漢魏別解、百子金丹等，亦頗采獲及之。

一九八三年八月十日江津王利器識於北京西便門小區爭朝夕齋，時將有成都之行。

〔一〕純白齋稿卷十九古賢贊。

〔二〕又見文選卷四十五「蘇」作「游」，字同。

〔三〕文選卷四十一李少卿答蘇武書。

〔四〕史記項羽本紀。

〔五〕「執」，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作「擊」，古通。

〔六〕姑從兵權謀著錄之孫子兵法之例名之。

〔七〕卽劉敬。

〔八〕孟子滕文公下。

〔九〕又見文選卷三十九鄒陽於獄中上書自明。

- 〔一〇〕「疆」，當作「彊」。
- 〔一一〕「進新語」，原作「選典誥」，今從孫詒讓說校改。
- 〔一二〕文選解嘲文末不載此文。
- 〔一三〕如至德、資質等篇。
- 〔一四〕抱朴子喻蔽。
- 〔一五〕後漢書謝夷吾傳注引謝承書。
- 〔一六〕漢書藝文志語。
- 〔一七〕術事篇。
- 〔一八〕孟子離婁下。
- 〔一九〕「賢」，當作「質」。
- 〔二〇〕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儒家。
- 〔二一〕黃氏日抄卷四十六。
- 〔二二〕史記孔子世家、漢書高帝紀。
- 〔二三〕史記儒林傳。
- 〔二四〕黃氏日抄卷四十八。
- 〔二五〕湛園未定稿卷一。
- 〔二六〕詳說苑善說篇桓司馬條。
- 〔二七〕太平御覽卷六百六十八引黃老經。
- 〔二八〕韓愈讀荀子及原道皆有「黃、老於漢」語。
- 〔二九〕莊子天下篇。

前 言

【一】史記本名太史公書。

【二】文選注率以「然」作「然則」用。

【三】史記錄侯周勃世家。

目 录

前言

卷上

道基第一.....一

術事第二.....七

輔政第三.....辛

無爲第四.....堯

辨惑第五.....三

慎微第六.....允

卷下

資質第七.....二

至德第八.....六

懷慮第九.....九

本行第十	一四二
明誠第十一	一五二
思務第十二	一六三
附錄一 新語佚文	一七七
附錄二 楚漢春秋佚文	一八二
附錄三 書錄	一九〇
附錄四 史記漢書陸賈傳合注	二三四

# 新語校注卷上

江津王利器學

## 道基「一」第一

「一」黃震曰：「道基言天地既位，而列聖制作之功。」戴彥升曰：「道基篇原本天地，歷叙先聖，終論仁義。」知伯杖威任力而亡，秦二世尚刑而亡，語在其中，蓋卽面折高帝語，退而奏之，故爲第一篇也。」唐晏曰：「此篇歷叙前古帝王，而總之以仁義。」器案：本書慎微篇：「夫大道履之而行，則無不能，故謂之道。」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：「天地生人也，以禮義之性；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，順之謂道。」意謂順應自然之道也。此文言道基，義亦相會。

傳曰「一」：「天生萬物，以地養之，聖人成之。」「二」功德「三」參合「四」，而道術「五」生焉。

「一」器案：周禮夏官訓方氏職：「誦四方之傳道。」鄭玄注：「傳道，世世所傳說往古之事也。」莊子盜跖篇：「此上世之所傳，下世之所語也。」荀子非相篇：「而況於十世之傳也。」楊倞注：「傳，傳聞也。」凡古書言「傳曰」者有二端：一則傳其言，如此文所引「傳曰」云云是；一則傳其事，如史記伯夷列傳「其傳曰：『伯夷、叔齊，孤竹君之二子也。』」索隱：「案其傳，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也。」然則「傳曰」云云者，其文獻蓋大半俱足徵矣。

〔二〕器案：荀子富國篇：「故曰：『天地生之，聖人成之。』此之謂也。」楊倞注：「古者有此語，引以明之也。」荀子與陸賈俱引是文，蓋皆有所本也。

〔三〕功德，文選班孟堅西都賦：「功德著乎祖宗。」李善注：「漢書景帝詔曰：『歌者所以發德，舞者所以立功。』功謂功業，德謂德化。」

〔四〕參合，荀子天論篇：「天有其時，地有其財，人有其治，夫是之謂能參。」楊倞注：「人能治天時地財而用之，則是參乎天地。」此文參合，亦謂聖人之功德與天地參也。

〔五〕道術，莊子天下篇言「古之所謂道術」，「道術將爲天下裂」，呂氏春秋執一篇言田駢以道術說齊王，又誣徒篇言道術之大行，由於師之善教，道術之廢，由於師之不善處。高誘誣徒篇注云：「術，道也。」然則單舉之曰道，兼舉之則曰道術也。賈子新書有道術篇，其文有曰：「曰：數聞道之名矣，而未知其實也，請問道者何謂也？對曰：道者所從接物也，其本者謂之虛，其末者謂之術；虛者言其精微也，平素而無設施也；術也者，所從制物也，動靜之數也；凡此皆道也。」諸言道術，各有所指，蓋諸子百家各思以其道易天下，其所謂道，皆道其所謂道也。

故曰〔一〕：張〔二〕日月，列星辰，序四時〔三〕，調陰陽，布氣〔四〕治性〔五〕，次置五行，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〔六〕，陽生〔七〕雷電，陰成霜雪，養育羣生〔八〕，一茂一亡〔九〕，潤之以風雨〔一〇〕，曝之以日光〔一一〕，溫之以節氣，降之以殞霜〔一二〕，位之以衆星，制之以斗衡〔一三〕，苞之以六合，羅之以紀綱〔一四〕，改之以災變〔一五〕，告之以禎祥〔一六〕，動之以生殺，悟之以文章〔一七〕。

〔一〕故曰：史記天官書：「故曰：雖有明天子，必視營惑所在。」索隱：「此據春秋緯文耀鉤，故言故曰。」又魏世家：「故曰：君終無適子，其國可破也。」索隱：「此蓋古人之言及俗語，故云故曰。」又蒙恬傳：「臣故曰：過可振而諫可覺也。」索隱：「此故曰者，必先志有此言，而蒙恬引之以成說也，今不知出何書耳。」又太史公自序：「故曰：聖人不朽，時變是守。」索隱：「故曰：聖人不朽，至因者君之綱，此出鬼谷子，遷引之以成其章，故稱故曰也。」尋呂氏春秋君守篇：「故曰：中欲不出謂之扁，外欲不入謂之閉。」淮南子主術篇：「文子上仁篇均有其文，此司馬貞所謂『古人之言』是也。」文選枚叔七發：「故曰：發蒙解惑，不足以言也。」李善注：「素問：黃帝曰：發蒙解惑，未足以論也。」又劉越石勸進表：「故曰：喪君有君，羣臣輯睦，好我者勸，惡我者懼。」注：「左傳僖十五年：喪君有君，羣臣輯睦，甲兵益多，好我者勸，惡我者懼，庶有益乎。」此又注家直舉古人之言以證成之者。本書諸言故曰者，大半當作如是解，然亦有就上文而推言之者，如此文是也。尋淮南子泰族篇：「天設日月，列星辰，調陰陽，張四時。」淮南與陸氏此文，當出一源，惜尚未能探明耳。

〔二〕張，張設，與陳列義近。千字文：「辰宿列張」，本此。特此爲對文，彼則聯舉耳。

〔三〕序四時，謂春夏秋冬四時代序也。史記太史公自序：「序四時之大順。」

〔四〕易林一坤之乾：「谷風布氣，萬物出生。萌庶長養，華葉茂成。」文選陸士衡演連珠：「日薄星迴，穹天所以紀物，山盈川沖，方土所以播氣。」李善注：「鄭玄考工記注：播，散也。」播氣，卽布氣也。

〔五〕治性，本書懷慮篇：「養氣治性。」文同而義別，彼謂人之性，此謂物之性也。治物之性者，順應萬物自然之性，卽下文所謂「不奪物性」也。

docsriver 文川网  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〔六〕淮南本經篇：「四時者，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，取予有節，出入有量（從王念孫校），開闔張歛，不失其叙，喜怒剛柔，不離其理。」史記太史公自序：「夫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，此天道之大經也。」

〔七〕意林二引「生」作「出」。

〔八〕淮南子原道篇：「泰古二皇，得道之柄，立於中央，神與化游，以撫四方。……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，節四時而調五行，响諭覆育，萬物羣生。」可與本文互參。高誘彼注云：「五行：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也。育，長也。」

〔九〕一茂一亡，文廷式曰：「『茂』當作『存』，草書『存』作『存』，故譌爲『茂』矣。」器案：「茂」疑當作「有」，穀梁傳昭公十六年：「一有一亡曰有。」有，茂音近之誤。

〔一〇〕易繫辭上：「潤之以風雨。」尋禮記樂記：「奮之以風雨。」正義：「萬物得風雨奮迅而出也。」義與此相輔相成。

〔一一〕「曝」，唐本作「暴」，曝，俗別字。孟子滕文公上：「秋陽以暴之。」趙岐注：「秋陽，周之秋，夏之五六月，盛陽也。」淮南子泰族篇：「日以暴之，夜以息之。」

〔一二〕殞霜，春秋僖公三十三年：「隕霜不殺草。」穀梁傳同，公羊傳作「實霜」，漢書五行志上：「誅罰絕理，厥災水，其水也而殺人，以隕霜。」又云：「隕霜殺穀。」又中之下：「隕霜殺叔草。」隕、實、殞音義俱同，然陸氏傳穀梁，則「殞」或當作「隕」也。

〔一三〕廣雅釋天：「北斗七星……五爲衡。」

〔一四〕白虎通三綱六紀篇：「三綱者，何謂也？謂君臣、父子、夫婦也。六紀者，謂諸父、兄弟、族人、諸舅、師長、朋友也。故含文嘉曰：『君爲臣綱，父爲子綱，夫爲妻綱。』又曰：『敬諸父兄，六紀道行，諸舅有義，族人有序，昆弟有親，師長

有尊，朋友有舊。』何謂綱紀？綱者，張也；紀者，理也。大者爲綱，小者爲紀，所以張理上下，整齊人道也。人皆懷五常之性，有親愛之心，是以綱紀爲化，若羅網之有紀綱，而萬目張也。詩云：『皇皇文王，綱紀四方。』

〔二五〕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篇：『災者，天之譴也；異者，天之威也；譴之而不知，乃畏之以威。凡災異之本，盡生於國家之失，天出災異以譴告之，譴告之不知變，乃見怪異以驚駭之，尚不知畏恐，其殆咎乃至，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。』語又見漢書董仲舒傳。災異，卽災變也。白虎通災變篇：『天所以有災變何？所以譴告人君，覺悟其行，欲令悔過修德，深思慮也。』

〔二六〕禮記中庸：『國家將興，必有禎祥。』正義：『禎祥，吉之萌兆。祥，善也。言國家之將興，必先有嘉慶善祥也。文說禎祥者，言人有至誠，天地不能隱，如文王有至誠，招赤雀之瑞也。國本有今異曰禎，本無今有曰祥。何爲本有今異者？何胤云：『國本有雀，今有赤雀來，是禎也。國本無鳳，今有鳳來，是祥也。』』

〔二七〕太平御覽七八引禮含文嘉：『伏者，別也；犧者，獻也，法也。伏犧德洽上下，天應之以鳥獸文章，地應之以龜書，伏犧乃則象作易卦。』又引春秋內事：『伏犧氏以木德王天下。天下之人，未有室宅，未有水火之和，於是乃仰觀天文，俯察地理，始畫八卦，定天地之位，分陰陽之數，推列三光，建分八節，以爻應氣，凡二十四氣，消息禍福，以制吉凶。』據此，則所謂文章，謂天文也。

故在天者可見，在地者可量，在物者可紀，在人者可相。

〔一〕易繫辭上：『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變化見矣。』韓康伯注：『象況，日月星辰；形況，山川草木也。懸象運轉，以成昏』

明，山澤通氣，而雲行施，故變化見也。」

故地封五嶽〔一〕，畫四瀆〔二〕，規洿澤，通水泉，樹物養類，苞植〔三〕萬根，暴形養精，以立羣生，不違天時，不奪物性〔四〕，不藏其情，不匿其詐〔五〕。

〔一〕風俗通義山澤篇：「五嶽：東方泰山，詩云：『泰山巖巖，魯邦所瞻。』尊曰岱宗，岱者，長也，萬物之始，陰陽交代，雲觸石而出，膚寸而合，不崇朝而徧雨天下，其惟泰山乎！故爲五嶽之長。王者受命易姓，改制應天，功成封禪，以告天地。孔子曰：『封泰山，禪梁父，可得而數，七十有二。』岱宗廟在博縣西北三十里，山虞長守之。十月日合凍，臘月日涸凍，正月日解凍，皆太守自侍祠；若有穢疾，代行事。法七十萬五千三牲，燔柴，上福脯三十胸，縣次傳送京師。四嶽皆同王禮。南方衡山，一名霍山，霍者，萬物盛長，垂枝布葉，霍然而大。廟在廬江灊縣。西方華山，華者，華也，萬物滋熟，變華於西方也。廟在弘農華陰縣。北方恒山，恒者，常也，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。廟在中山上曲陽縣。中央曰嵩高，嵩者，高也，詩云：『嵩高惟嶽，峻極于天。』廟在潁川陽城縣。」

〔二〕風俗通義山澤篇：「四瀆：河出燉煌塞外崑崙山，發源注海。易：『河出圖，聖人則之。』禹貢：『九河既道。』詩曰：『河水洋洋。』廟在河南滎陽縣。河隄調者掌四瀆，禮祠與五嶽同。江出蜀郡湔氐徼外崐崙山，入海。詩云：『江、漢陶陶。』禹貢：『江、漢朝宗于海。』廟在廣陵江都縣。淮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，入海。禹貢：『海、岱及淮，淮、沂其乂。』詩云：『淮水湯湯。』廟在平氏縣。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，東入沮。禹貢：『浮于汶，達于濟。』廟在東郡臨邑縣。」

〔三〕「植」，李本、子集本、程本、兩京本、天一閣本作「殖」，古通。後不復出。

〔四〕不奪物性，周易乾卦文言：「乾元者，始而亨者也。利貞者，性情也。」王弼注：「不爲乾元，何能通物之性？不性其情，何能久行其正？是故始而亨者必乾元也，利而正者必性情也。」文選顏延年皇太子釋奠會作詩：「物性其情。」

李善注引周易王弼注此文而譯之曰：「所言物性其情，各存其性」，卽不奪物性之謂也。

〔五〕荀子修身篇：「匿行曰詐。」

故知天者仰觀天文，知地者俯察地理〔一〕。跂行〔二〕喘息〔三〕，蜎飛〔四〕蠕動〔五〕之類，水生陸行，根著葉長〔六〕之屬，爲寧其心而安其性，蓋天地相承，氣感〔七〕相應而成者也〔八〕。

〔一〕易繫辭上：「仰以觀於天文，俯以察於地理。」漢書郊祀志下：「祀天則天文從，祭地則地理從。三光，天文也。山

川，地理也。」文選左太冲吳都賦：「夫上圖景宿，辨於天文者也。下料物土，析於地理者也。」李善注：「文子曰：『天

道爲文，地道爲理。』」又潘安仁閑居賦注：「日月五星，天之文也。」又謝靈運會吟行：「列宿炳天文，負海橫地理。」

注：「宋衷易緯注曰：『天文謂三光，地理謂五土。』」

〔二〕史記匈奴傳：「跂行喙息蠕動之類。」索隱：「案跂音岐，又音企，言蟲豸之類，或企踵而行。」正義：「凡有足而行曰跂行。」周書云：「麋鹿之類爲跂行，並以足跪不著地，如人企。」按又音企。漢書郊祀志郊祀歌青陽三：「跂行畢逮。」

師古曰：「跂行，有足而行者也。」又匈奴傳：「跂行喙息蠕動之類。」師古曰：「凡有足而行者也。」字又作「岐」，淮南子原道篇：「蠕動岐作。」高誘注：「岐讀鳥岐步之岐也。」又脩務篇：「岐行繞動。」高誘注：「岐讀車岐之岐。」〔車〕疑